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林蕙堂全集卷一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助教_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林蕙堂全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

國朝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王方岐作綺小傳稱所著有亭臯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諸編綺沒之後其子壽潛蒐訪遺稿合而編之此本一卷至十二卷為四六即所謂

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為詩即所謂亭皋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為詩餘即所謂藝香詞也二十六卷則以所作南曲附焉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宜興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于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于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曰吳園次班香宋艷接

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末猶強弩其論頗
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其詩則才華
富艷瓣香在玉溪樊川之間詩餘亦頗擅名
有紅豆詞人之號以所作有把酒囑東風種
出雙紅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嘯秋風繡平原
之類當時多被管弦以各有別本單行故僅
以散曲九闋綴之集未統而觀之鴻篇鉅製
固未足抗跡古人而跌宕風流亦可謂一時

才士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林蕙堂全集卷一

湖州府知府吳綺撰

賦

康山讀書賦

惟余生之寡偶佇遐覽於中區承延陵之遺緒紹左臺
之令圖既少孤兮偃蹇值世難兮為儒恥捷徑以窘步
矢貞固而弗渝漱翰林之芳潤入藝圃而勤劬于是畋

漁百代懷抱一編終棄繻兮早歲機入洛兮妙年慨赤
鳥之顛覆逢青犢之蔓延火照啼鳥之苑塵飛渡馬之
川瓊樹摧于斷磧垂柳化為荒烟管幼安去之長白揚
子雲守其太玄若夫通子未生少君初嫁寄櫓兮堂中
賃舂兮廡下傭馬磨以心傷泣牛衣而淚瀉頻遭魑魅
之揶揄屢受路人之推罵歲有秋而靡春時在晨而非
夜鮮故交而問焉哀王孫而飯者爾乃抱影荒涼攜孥
躑躅野尋不執之丘巷就無人之谷雪結葦以對窻風

捲茅而敗屋饑鶴啄于空庭悲鳩號于古木徒聽古院
之鐘莫借鄰家之燭則有襄漢逸妻伏川良偶鋤揮野
外之金裘典市中之酒爰辭楚以同心亦入秦而攜手
良人豈其長貧君子居之何陋偕東方而不絕出北門
兮奚詬則有匡鼎談詩侯芭問字螢死囊中魚生篋裏
案就雪而長欹牀隨陰而獨徙書淫酷似于劉生傳癖
或同于杜氏夏侯倚柱而忘雷高鳳持竿而及水嗟風
雨其如晦維雞鳴而不已莫不逍遙叢薄嘯傲長林雖

九遷而奚慕乃五噫之偕吟對青山兮扣白石引濁醪
兮彈素琴彼處堂之燕雀亦何足知鴻鵠之心哉

區室賦

洲比魚梁湖稱鴈翅江醴陵夢錦之川李供奉含毫之
地偃翠嶼于中央渺滄波而無際信幽曠之靈壤足高
深之遐契乃有東園耆舊南國英華橋真百口里自千
家指玉潭而作野環錦石以分沙仲長統心耽白水孫
子荆癖染青霞于是獨闢菟裘別開羊徑洞擬避秦齊

題寶晉石倉堆曹氏之書酒庫積焦公之醞疏綠水以
相通對青山而取正爾乃草栽玄鹿樹種金鵝楊低碧
軟藤老紅多鶴性閒而識字鷗態懶而凌波有簷前之
睨睨無庭下之婆婆加以千帆送雨並入窓間四嶺吹
嵐俱來枕上農賽鼓而秋登漁收罾而夜唱稚子則徵
稅于魚田先生則橫經于鶴帳莫不聞吹楚蕙飽飯山
薇醉邀月入坐閱花飛考遺文于錦帙振逸響于瑤徽
歸去來兮自守老莊之止足區以別矣寧言魏晉之是

非

米山堂賦

迺有陽陵公子秋浦先生蚤投簪于衡嶺遽還轍于臯
亭褰芙蓉而作屋結薜荔以為纓漆園則倣之蒙叟竹
徑則啟乎元卿于是林通複道坐引清瀾疏軒就燠闢
館辭寒圖蓬瀛于檻內畫雲氣于楣間厥堂肯構號曰
米山其前則岫引長松其後則峰環翠篠左抗桂花之
幽巖右帶蓮花之曲沼既柳密而宜蟬亦花深而足鳥

盃堪薦酒是垂簾子之藤帶欲抽書用時康成之草況
復琴名白博枕字紅蕤帖寶昭陵之賜書留鄴架之貽
朱墨黃則史分數頁金銀斑則管列三枝南垞含毫尚
憶右丞之畫東山著屐未忘太傅之棋爾其庭有五龍
窠名羣鳳人則淮海八公客則求羊二仲秣供陶令之
田酒足步兵之甕仇香無羨于鸞棲和靖可資夫鶴俸
故能樂志窮年見幾終日曼倩以玩物而取容長統則
養和而不出事在拙而彌尊道用柔而益直言同僊尉

入梅市以難尋恐似漁郎訪桃源而已塞

鬪蟋蟀賦

露老梧桐之月雲深酒色之天五雉翻盆盧看擲帽雙
犀出斬馬笑投錢劉寄奴之豪情未已賈秋壑之逸興
重騫爰徵威於羽國遂選勇于蟲兵黃金鑄秤紫玉雕
鑿既曹分其種色次部伍其重輕弱足之與強頭譜前
論系一青之及五白刪外存經于是此號蜘蛛彼誇蝴
蝶翅翅梅花腰腰薤葉氣一鼓而不衰勇三登而未竭

其未合也如木雞之不見其既鬪也儼鍔騎之相接爾
乃金字琵琶香稱獅子戴我頭來飽卿拳矣或始伏而
終搏或初生而後死淮陰之渡齊水輕騎潛行鉅鹿之
鬪秦軍呼聲亂起義戟銀鬚怒鋸鍔齒必甘心于亂人
將報聲于知己若夫巧在伐謀鬪非專力見壘滿而氣
生聽輟鳴而義激笑薄技于螳川羞覆師于蟻國宜乎
博縱千金采陳雙壁出壘升塲寒敵軍之心膽收缶論
功饗主人之梨栗也

爽閣賦

為錢葆初舍人作

視草名家採花勝蹟才高大厯之年地近平原之宅烏
府影其漢纓青峰韻于湘瑟江山得助蹲小鳳之九苞
湖海知豪坐元龍之百尺則有闌干玳瑁簾押真珠刻
靈芝于繡拱拾瑤草于瓊除錦貯郝郎之管香薰曹氏
之書南斗垂杓曠朗固仙人所好西山挂笏高明信君
子之居于是振舄遐臨攬衣長眺塔碧春雲樓紅晚照
龍湫斜帶而孤澄鹿苑遙分于衆造魚鱗萬瓦青楊帶

雨而參差雉堞千門白
芎橫霞而繚繞爾乃水如衣帶
山似屏風泖遙連而月映峰環峙而烟籠備四時於檻
內收百里于窓中月皎兮其可懷惟憑來去風冷然而
稱善何辨雌雄則可以集嘉賓延勝侶送目八區抗情
千古攜荀氏之熏爐橫晉人之談麈浮金屈卮歌謝朓
之詩揮玉如意作王戎之舞況乎鶴成一頂鱸有四腮
張掾歸時尊容客飽吳王獵處花向人開召太白以填
詞君須且住聽小紅而度曲我待重來也

黃金臺賦

登平原以一望惟蔓草而已矣問古道於行人云金臺之故址唏噓乎荒渚來耄噲死在子平之新立將招賢而雪恥視其可者請從隗始則斯地也固有崇基礎日傑構凌雲升堦論武闢館擣文懸千金以買駿倣遺術於涓人於是行自臨緇辛由上黨有昌國之雄才亦懷奇而遙往皆騁足於瑤衢並奮翎於珊網臨斯臺以騁眎見山川之決潏収形勝於目中玩敵人於股掌乃展

妙畧出奇兵罷諸侯而不屬驅鏃騎以長征凡數戰而
至濟上歷五載而下七十有餘城設齊器於寧臺陳大
呂於元英洗前人之積憤揚海內之鴻稱信人國之成
敗以賢者為重輕何歷世之未幾棄詰士而弗庸好圖
中之綠耳忽在廐之飛龍置蘭筋而不駕策駑步以求
工曾牝牡之未識任顛倒於意中遂使黃金日重白壁
長埋晨風兮遠引汗血兮不來瀦遺宮於數澤沒舊館
於蒿萊傳虛名於古冊重過客之徘徊唏噓乎草蕭蕭

兮泣寒露瓦粼粼兮竄狐兔思昔人兮不見訪遺蹤兮
無處懷長缺兮空歸耿余懷兮終古

燕子賦

參差送遠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至主雖貧而亦歸惟
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若夫臨秋暫去候社俱來
海外有留郎之國燕中有別友之臺五色朱絲曳仙人
之廣袖一雙白璧化神女之輕釵艷爭傳於雒種靈豈
侈於商榘爾乃喃喃絮月故故裊風輕衫一兩細剪雙

封楊柳枝高笑微翎之染碧桃花影重看小喙之黏紅
加以苻絲絲淺杏子黃初石氏歌臺裏雕梁以玳瑁王
家酒榭綴簾押以真珠雖學飛而未遠巢試暖而堪居
莫不來回兩兩去住雙雙留鶯學語共蜨爭香顫釵梁
之碧玉長迷下蔡舞掌中之白苧薄醉昭陽遂使春事
興衰夕陽今古玉京冢上嘆綵線於黃昏盼盼樓中恨
白楊之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

朱戶

焚香賦

花淨春櫺月吹秋帳遲美人兮不來擁薰籠兮誰望采
艾納兮山中問都夷兮海上雲衣暫摩石葉雙安鷓鴣
卸粉鷓鴣留斑近愁烟劇遠訝灰寒心中字苦眉下痕
慙白鳳翔於曉幕綠龍焚於夜山經句似暖半笑疑溫
長垂髻影細亂衣魂膩衾花而入繡透衫縵而栖痕見
鄂君兮何夕坐賈午兮黃昏縣青綃兮不寐結翠綬兮
誰分亂曰辟寒寶障流蘇長火山十里金鳳皇期君待

君君不至直須還我繡香囊

瓶菴賦

并叙

家雨岑阜具才情長修行誼原孝先京兆之俊然諾
無侵馬少游關隴之賢楷模不苟門前車轍長者頻
來坐上盤觴高人長在得百斤于楚國豈重黃金下
一矢於聊城非憑白羽贈惟君子或拜下風利出仁
人有如皦日固患其無語耳遑慮乎多言哉爾乃老
至彌沖德高益劭退而自號命曰瓶菴蓋取鄭公守

口之箴用惕詩人捫舌之義也夫瓶之為器受小而容多瓶之為能出艱而施博雨岑之取以自況不已然乎昔萬石傳家庭中之馬必數七旬受賜室內之樹不言古之名賢類多如此苟無忘于玉汝之義其尚念乎金人之銘乃為之賦曰

美矣吾宗修能特起少奉教于哲人早聆音於君子紹謙德於延陵繼清風於角里既有孚而缶盈庶無譏于罍恥爰標斗室取義富公守予衷而靡失鑒維口以興

戒恐一出之莫返冀三緘之可終象山雷之在頤秉心
惟慎悼水澤之為困尚口乃窮於是寓目以形見道於
器用守約而施博遂先難而後易出必期其可歸始則
求乎能繼其中有蓄寧如石鼎之彭亨厥用維難聊法
開甌于有縈所以挈原非智羸或無危能有容而不溢
亦為器而非欹倣抑戒于衛武法寡尤於仲尼或指子
之口惟酒可飲用卷爾之舌匪駟能追鄒長倩寧見譏
於撲滿揚子雲可無笑於鴟夷豈止朱提見稱楞伽是

倣周則蟠以螭文漢則錯其麟象惟此徑寸之圖庶無
二三之爽居之何陋信甕牖之常安言矣非夸同尊彝
而足尚也

畫舫聞歌賦

乃有海上名豪漢東逸侶生從羣玉山頭來自衆香國
土本鳳凰池上之仙作鴛鴦社中之主柳枝結帶以相
從桃葉橫橈而喚渡青簾錦纜望為天上之樓船金管
玉簫豈是人間之歌舞訪二分之明月人盡霓裳杭萬

頃之清波舟皆雲母爰停芳桂特繫垂楊命詞英以授
簡召勝客以飛觴文舉之豪情莫匹公瑾之雅度非常
高致則來元卿于竹逕博識則見朱异之縹囊人似子
康乃共羣賢而至我非季重亦偕七子之行主人命紅
粉之虞侯咸徵歌而奏伎羣姬乞彩毫於學士能刻羽
而移商則有玉愛其清金求其艷芳姿掩袖以迴眸寵
姐披帷而露面靜閨素素調絃嬌靚紅紅整釧飛瓊按
節以瑤簪麗英含情于紈扇朱家淑質小令不號斷腸

殷女昌容柔顏獨能怡念避人幕裏或為鸞鬢之鄰起
窺客窓前亦有蛾眉之曼倩莫不情隨聲轉態逐情調
音以柔而取媚字欲吐而還嬌或前揚而後抑或始下
而終高或激昂而屢變或婉約而頻搖或溜亮而圓如
明珠之一串或引伸不斷如弱縷之三縈或如振木之
涼風淒然以思或如洒窓之密霰夏矣難銷遂覺忽然
而悲胡然而喜靡竟其端莫能自己愴兮恍兮高矣美
矣綠腰以之結聲紅牙于焉合指信可過乎行雲豈必

聞乎變徵游魚因而出聽翔鳥皆為戾止于斯時也不
其樂哉四座之聲俱寂諸賓之意云諧既停杯而刻燭
亦錯履而遺釵金谷之遊未已玉山之醉方頽兩岸秋
聲楓葉與蘆花並舞一江月影流波與征鴈俱來君若
聆郢雪之音曲將闌而未倦吾則聽鈞天之奏夢欲寤
而還猜

家雲逸觀頤堂賦

爾乃黃嶽峙其西臨澄溪環而左繞山疊翠而難分水

浮青而不了松菊多傲俗之花鷗鷺是忘機之鳥商山之芝草可飡武陵之桃花不掃信有同于靈境亦何殊于仙島地如彭澤南村多素心之人嶺似洛川東園有皓眉之老則有延陵俊彥歛浦英豪因寧親而薦旨為侍養而誅茅導潘輿而左右闢將徑以周遭高深得性情所近爽塏亦風土所饒既肯堂而肯構可以燕而以教擬以宴樂之需無取于雲上之象況以飲食之漸畧同乎磐吉之爰若夫時值鵲飛人多燕喜吸荷露于晨

曦聽松濤之夜起華峯之枕初推亭林之杯伊始守黃
老之庚申歷絳人之甲子葆德者予以存真養志者因
而滂澹其為體也既外實而內虛其為義也則下動而
上止於是進杜孝之膾烹李偉之雞子路買米而在廩
曾子芸瓜而滿畦羊有跪乳之禮鳩為祝噎之儀几與
杖而可適寢與食而有時常徐行而捫腹或侍坐而搜
奇英流用以引年聊于焉而奉老識者許其養正遂字
之曰觀頤頤之義大矣哉觀之上有慶也況侶避世之

禽魚無少入塵之車馬擁萬卷而優游歷四時而瀟洒
養體及養志而偕康履險與履危而並寡樂泉石之蕭
疎備古今之風雅自足于已既匪猛虎之可耽無求于
人豈復靈龜之用舍則有不惟其聲而惟其意不惟其
事而惟其誠察之常存於未動視之或在於無形或醬
或醕而備其物為饗為殮而遂其情將心目之偕暢胥
志氣之交寧積善乃能餘慶久視可以長生倘申公有
蒲輪之徵大烹以養若石氏賜上樽之酒明德惟馨

瑞栢賦

考仙經之嘉植羨栢楠之亭亭得九秋之正聚五木之
精產汝南之邃谷出新甫之高陵枝叅天而上指根蟠
地而西行田鸞嚙之而得號赤松食之而延齡常磊砢
而宿鳳或偃蹇以騎鯨雖時序之代謝曾不歎夫凋零
則有桓桓而榮童童而茂雲氣羨于秦皇岱嶽傳于漢
后蔚香葉以霄蒙匝霜皮而雨溜材雖任乎棟梁質豈
堪于締構受鳥兔之精英與玄黃其並久豈斤斧之可

施出溪山而非偶神仙每取以為餐元正亦採而獻酒
是宜號為蒼官殊有資于黃耆若乃伊川華裔安定名
家品實高而莫及德則溥而無涯考靈圖于綠籍得仙
訣于黃芽火伏軒皇之鼎爐存葛令之砂方培根于瑤
砌或奪秀而成葩鍾乾坤之清淑當春夏之芳華味則
同于絳雪品則釀乎流霞歷千春其獨茂等八極以猶
賒爾其碧葉森森金英簇簇色以進而愈深味以甘而
更沃初則比之巖桂既則煒于庭菊甘則如飴嗅而並

馥比槐棘以菁菁照芝蘭之郁郁樹可繫乎青牛蕊可
飼乎白鹿神人見以徘徊仙老來于信宿兆夫奕葉是
曰公輔之祥知其後天厥應神仙之籙況夫月逢赤騎
歲御金羊方將榮于拜甲正獻壽以躋堂呂尚見夢於
渭水宋纖馳譽于燉煌

天子聞之而賜杖密戚屈此而稱觴見奇英之滿目咸
撫幹以徜徉羨九如之未艾卜五世之其昌禎適符於
鶴荷慶更衍于龍章則有濟陽之公子擊節而驚為罕

有於是延陵之逋叟染翰而頌其無疆也

杏花春雨樓賦

于鼎文治兩汪子世居歛之松明山杏花深處新構
一小樓兄弟讀書其上曹實菴使君取宋人杏花春
雨江南句顏之曰杏花春雨樓友人吳聽翁登而樂
之援筆而為之賦賦曰

攬人間之山水何處蓬瀛問江左之樓臺幾多煙雨則
有虎觀英流龍溪勝侶承玩鷗之遺址自是青門籍司

馬之高名猶存朱戶同居參佐聯牀有陸雲之兄世列
高平與硯是范喬之祖于是丹梯獨聳直上三層烏榻
橫陳恒居百尺推窓而羣峯列嶂山欲拖藍凭檻而畫
舫當門波皆泛碧高低窓戶收灝氣於初澄宛轉欄杆
倚斜陽於將夕景隨境設既無候而非佳勝逐年來最
何時而堪憶若夫青陽御辰白沙應節柳垂縷而將煙
梅謝瓊而無雪時當人醉之天歲值參昏之月紀韶華
於荆楚家始聞鶯訪風俗於洛陽人皆撲蝶爾乃欲霽

非晴猶寒漸暖籠翠陌兮烟輕弄青帘兮風軟霏霏欲
濕脂遂凝于千絲的的能鮮霞似蒸於萬點坊開碎錦
既若淡而若濃彩染生綃仍半深而半淺至於千林牆
下爭來鬧午之蜂一色江頭或冒尋春之馬巷中聞雨
向佳人而賣馬花底停驂報先生之歸也景物適值夫
融和性情益因而瀟灑曠懷遠寄豈遑歆羨金張高調
無隣獨愛咏歌虞夏斯則據榻遐觀憑軒長慨俯仰極
夫千秋眺覽周乎四海驚心時序悵飛兔之難留觸目

雲霄詢卧龍而安在圃農未學何妨並耦而耕聞達不求要可席珍以待是則悠哉游哉高矣美矣氣何意乎凌雲賦有聲而擲地著書終歲世將擬之景迂生挂笏移時人或指曰巢居子吾正遊於方外樊川當綠葉之陰君胡為乎山中安石為蒼生而起

栗亭賦

為汪扶晨作

獻玉王之妙品循曹阮之仙都傍紫霞而開徑倚丹竈而結廬地則秦人種樹之洞山乃宣平採藥之區陶徵

君愛而卜宅李供奉過而停車塵雖飛而不到水至潔而堪漁此豈俗人之徑是為高士之居於是飾之華楠繚以雕楹高堂疎豁而獨啟文軒磊落而交承愛夕陽而拄笏挹爽氣於西成古人求安於幽邃君子樂處於高明盼綠陰之無際攬翠靄而長吟則子美之所謂佳者豈能更勝于栗亭其左則曲巷逶迤間房窈窕照吾檻兮扶桑有晨光之朗曜乃藏書而建倉或者煮茶而安竈鴻妻倚竹以將迎鶴子爭花而歡笑蒙莊獨坐以養

生長統閒遊而學道應須暮史而朝經寧獨山樵而水
釣其右則雲橫玉几水帶金隄見芳林於旁舍尋仙蹟
於清溪濯靈均之蕙晦築邵平之瓜畦鷗有沙而皆宿
鶴無松而不栖槐方春而拂檻菊將秋而滿籬戴顓之
尊未竭劉伶之鍾可攜若乃丹梯前起佳徑橫開荷香
曲沼芰繞崇臺芳流環映廣榭崔嵬可映芙蓉之鏡還
傾芍藥之盃綠淇園而皆竹芬孤山而盡梅常對之而
愛玩尤朔濱之異材至若高柳在後交讓可匹既梳煙

而帶雨復干雲而蔽日感瑯琊之十圍羨渤海之百尺
鶯啼春而自嬌蜩吟秋而轉急時即霽而恒陰衣雖素
而咸碧遂枝映於比隣長花飛於滿室於是偃仰匡牀
參差極望水送綠於門邊峯橫青於雲上斜川時斷而
時連別墅或幽而或曠漁郎帶笠而羣遊樵叟行歌而
互唱既興逸而情移亦神清而目漾信無羨於輦洛將
何期於蓬閭況乃花發彩毫雲生鐵硯賦頻答於

龍墀名恥通於狗監天九重而聽卑日五色而目眩聲早

重於一時遇偶嗟于三獻江山共助其文章天地長留
於詩卷笑王根之第與樊重之館曾何足當先生之所
願乎

瑞石賦

有序

江子郢上中庭有石察而視之日有加焉夫石本靜
體動而日生則有異矣名之曰瑞固其宜也遂為之
賦

惟中庭之奇石分山岳之靈姿既獨全其幽素乃永謝

夫磷緇卧莓苔而似傲披薜荔而還歌李贊皇踞而醒
焉到茂灌玩而愛之爾乃崿崿瑤峰峩峩仙的秉良德
而匪轉運坤靈而不息方遙見而未殊殆諦觀而罕匹
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迎年非有培而自益若
乃初如隕宿倏似凝霜方時移而歲易遂日就而月將
恍惚兮其未已累積兮其難方遇射思騰欲躍將軍之
虎叱而即起還來道士之羊蓋其秀擷嵩華奇分泰岱
本以靜而動生遂因形而象改尊曰君而並崇呼之丈

而可拜用之丘垤已難測于寸壤介彼岡陵復奚窮于千載也

表

擬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伏以紫極昭文大啟琅函之秘黃扉渥寵弘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賁西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呈圖始代結

繩之政嶙峋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三家象猶
蚪蚪宣尼之題十字體創麒麟增減逮及八分神妙各
傳三品然枕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几上揮毫未稱奇
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修禊亭不落人間長壽
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
同庭草春悲補戈法以逼真未見筆花宵燦古肥今瘦
爭愛鶩以忘雞晉畫唐摹半縈蛇而綰蚓坐魯公之池
畔誰憐正氣於釵痕刻蔡氏之樓中但憫遺蹤於瓦礫

米顛振袖僅聞誇異於一時劉洎登牀反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還叨夫真賞同官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勲高鏤玉虞廷受錄得十六字以傳心周室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崆峒訪學探妙緒於西山姑射凝神動文思於甲帳偶因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惟先臣董其昌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遇同蘇軾老踐容臺當慶厯之時雍振鍾王之風雅墨池

波濺早窺大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述駕
米芾以獨上掩文祝而前驅西蜀玄亭久下門生之淚
終南紫石仍留故老之蹤開卷宛然嘉嘆屢聞於楓籩
披函爛若恩榮遂及於槐廳字玢琬琰出秘府而愈奇
軸等縹緗得宸章而並煥攜來芸閣未損松鉛歸映藜
憲獨高油素昔李斯云邈歷漢代而方珍逸少雖傳遇
唐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頒自上及卑並重
渥丹之感臣等窮非薦福博愧雕蟲慕筆諫於公權久

勒正心之訓倣遺箴於太史慙無運掌之功幸際昌期
恭逢雅賚榮因稽古敢比柳直顏忠遇忝同時竊附臯
颺益贊伏願文放乎奎決取諸夬鏤鼎繼夏禹之業銘
毫揚周武之心以惜墨者惜才而無朋不正以畫沙者
畫法而有印皆同則永必金甌四海奉十華之帙長熙
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記

峴山逸老會記

若城南五里有逸老堂焉雲飛畫棟踞峴嶺之一峯水
近朱欄瞰碧湖之千頃昔為高風堂之遺址今則逸老
會之勝遊會始于唐一菴諸公凡八舉而人皆碩果堂
建于湯楚東別駕不數傳而地有寒榛予于丙午之春
承乏出守將謀更始且暫葺焉李君夏器慨然舊蹟之
難湮蔚矣嘉招之再復時維九月實聚羣英亭開薦菊
之辰坐滿採芝之客酒浮上若偏宜鶴髮以臨觴城繞

下菰并拂鳩形而作杖世非炎漢訝四皓之何多歲異
永和喜羣賢之畢至予方罷郡適遇聚星猥以白玉之
中齡特用蕪謨之故事時則廣州歸政浦號沈香菜子
弄雛庭盈舞綵謂予同姓迨及嘉賓函谷真人獨望臨
關之氣洛陽女子曾知賣藥之名先生而兩見織簾處
士而嘗聞讓畔茂名看奕而逢仙履祥著書而守道并
泛南山之罽同開北海之樽三爵油油四筵濟濟麻姑
擘脯言羞丹水之麟彭祖調羹來駕瑤山之鹿是可志

也顧而樂之爰屬不文以為之記而予則維香山一集
炳煥中唐洛社諸卿於昭南宋迨茲以後繼者寥寥茲
則始創于明世廟癸卯之年復興于今

皇帝庚戌之歲雖盛衰不定多寡有殊然舉往固可以詔
來而由今亦可以抗古昔則史家六叟尚取數于閨中
唐室九耆亦待貲於方外未聞繼體并列同心今則東
陽兩支延陵二世天龍歲月還繼美以猶龍海鶴丰姿
又教雛而成鶴同為父子并致耄耄況乎資聖推賢至

道尚齒未登上壽已屬曠間今則河間遺民碧巖耆德
齡同羅結漸方都水之瞳矜過張蒼不待婦人之乳惟
須兄事于元爽直欲兒命夫少君爾乃青藤紫袷并若
神人赤舄朱纓多為貴客登樓授簡無煩金谷三升據
几揮毫總善栢梁七字斯又不足以光照前哲貽美來
茲也乎而余也與老人期從大夫後河陽兩鬢早徵蒲
柳之衰絳縣六身幸仰松喬之茂壽由德致信黃髮之
允宜文以年加歎白頭之匪易爰為濡墨用待編年時

則康熙壬子嘉平上浣之七日是集也金吾李君夏器

實倡其事太學韓君昌箕明經潘君貞

闕

沈君

闕

皆在焉其自雉邑者為明經金君鏡

闕

朱君升文學

沈君

闕

而主人則方伯吳君時亮令嗣儀部景亶而

予則前太守江都吳綺也先是四舉與會者姓氏詳李

君記中茲不并及

休園記

休園者余年伯士介鄭先生所營之菟裘也先生雅慕

仲連尚懷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詩人論表山栖遂
自稱為處士開蔣家之三徑未出城中得晏子之一區
正當屋後迎門種柳幾年手植春風繞舍栽梅竟歲頭
蒙香雪樓中晴翠從江上以飛來杖底寒泉向階前而
流出余以潘楊之睦曾見圍棋復緣孔李之交頻來問
字會心非遠何殊濠濮之間適意為多不知晉魏以後
俄而謬嬰世網久玷塵纓鄙人既涉海而恒憂先生遂
凌雲而獨笑十年荏苒已作鳩巢五畝荒涼幾同馬廐

慨琴亡于兩世痛簪折以數椽而文孫懋嘉聿新遺構
衛家識字重開六鶴之堂盧氏呼名別築五魚之堰既
儲花而待酒亦疊石以移雲甘菊成田有金英之的的
芙蓉被沼列錦障以重重於是近眺唐昌若見玉鈎之
洞遠瞻隋苑如臨綺岫之宮月有二分還能入室波涵
九曲擬欲流觴則可以坐擁書城間披詩卷舞王郎之
如意氣致殊豪憑晉氏之隱囊風流自賞園名衆樂披
襟而時過求羊館號忘憂授簡而頻分枚馬樵山漁水

類盤谷之幽蹤修竹茂林無蘭亭之勝際於以休也洵
不樂乎而況賦擬廣平吟同茂叔方澄懷以攬勝將踵
事而增華也哉夫盛必有衰美難為繼玉山既廢不聞
復有玉山金谷云荒豈得更為金谷而懋嘉心傷留研
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為念祖愛平泉之樹石不
以與人匪直美乎游觀實有當于仁孝矣爰由停車之
暇遂為濡筆而書俾後之君子有所觀感也

張鹿牀畫像記

夫玉樹瑤林自是風塵外物高冠奇服久為羲皇上人
彼奚為乎來哉而不改此度也審而視之是為張子鹿
牀憶與張子交蓋當入洛即快班荆迨及過江頻同藉
卉春筇共把曾看紫阜之雲秋被長攜偕醉青溪之月
桃花潭上踏歌獨愛汪倫修竹園中作賦還邀曹植奇
文欣賞探錦字于詩囊密義相參落塵毛于食案高吟
入市每駭路人狂叫攤書嘗驚妻子君謂伯喈之似鳳
我呼東野以為龍爾乃出則更衣行惟曳屨馬卿滌器

只對修眉季偉供餐猶存皓首彼傭馬磨此困牛衣然
而鶴立難羣龍鳴自合樵蘇莫爨應休連不廢清談桑
柘頻移龐德公猶聞雅論荒雞夜半起舞何堪霖雨終
朝彈琴不已既主賓之莫辨亦形影而靡違若將終焉
是亦可矣豈期塵飛海立人境都非澗愧林慚世途多
阻淵明之求彭澤徒悔折腰翁子之入會稽空傳露綬
鱸魚江畔幾處秋風白鶴橋邊今宵舊雨對青山而說
夢指白水以論心爰出是圖命為之記生綃展看眉目

猶存綵筆臨摹鬢毛先改過鑑湖之一曲客是知章上
廬嶽之三峯人稱慧遠蘇家紅袖亦解參禪李氏霓裳
會間乞藥良有以也豈徒然哉嗟乎張子文擅二京書
綜十乘少期用世長慕逢年而大業弗終雅懷罔遂政
同即墨無左右而難封學似東方較侏儒而未飽袍拖
鳳尾姓名空滿于人間筆倩虎頭寄託暫逃于方外子
之為是也似快而實悲矣雖然學仙成佛歎壯士之何
歸飲酒讀騷或婦人而可近頗同斯感寧可見遺願著

我于圖中長遇君于卷內千古之後庶或知有兩人六代以還不復傳為三笑耳

棣友堂記

青山綠水曾為風月主人長劍高冠時有諸侯客子憶在丁未余姪去文來尋盟于湖山遽蒙憂于霜露茂陵不起但有遺書羸博空歸徒悲挂劍茲當昭陽之歲丁鶴重來言訪西豪之廬荀龍再覲其長君元式以特起之才振中衰之緒權奇驥種個儻驚姿陶地四通獨善

朱公之策楚人一諾長輕季布之金而重以修能澤諸
大雅事其母汪太孺人愛切弄雖誠通躍鯉而撫厥昆
季備極友于簾內一經既無殊於韋相門中七葉曾何
異于劉殷百口同烟三宗待饗予方聞而異之乃元式
則進而請曰楷不佞奉遺訓于先人冀藐孤之有立今
底于豫矣而懼其渝焉請錫名于吾堂用永懷于弗貳
嗟乎文昭武穆始于一人之身木本水源衍為萬家之
族古人誼篤葛藟庇其本根末世風漓荆花分其條幹

揆其立異畧有三端及乎相尤僉由二釁爾乃家為一
父之子國無旅進之臣陰慶升朝印難分佩丁鴻拜爵
位不並侯嗟盛德之難居徒萌心于非望斯其大者不
可言也復有蜀龍魏狗譽或相形維短縉長才非競爽
周顗難全其雅量揚干不悔于亂行愛靡克終又其次
也至于詩詠乾餼謠生斗粟警汝道之牀下獨受金珠
李光顏之室中先司管鑰莫讓薛包之產致登延壽之
廷言閱于牆風斯下矣然而太丘雍肅始自閨門鍾氏

風規先由娣如倘復乘其醉酒頻訴射牛抑或嫉彼縱
遊微譏食穀莫思閉閣之愆但記頡羹之怨家之索矣
職此之由況夫女自有家咸分姻婭男方就傳別昵友
朋岑文昭之所交不無輕薄劉伯升之結客或有異同
木將蠹而風搖堤有蟻而川潰以致詩人感慨起刺駢
弓史筆流傳貽譏馬磨忘天顯之義昧明發之文良可
痛心為之浩歎今也兄歌既翕弟誦克恭集號聯珠人
皆擬璧金昆玉友方鵲起于一堂驥子熊兒將燕詒于

百世是可誌也爰取實儀之語題曰棣友以昭其美且示勸也使元式與其諸弟鑒興戎之有自矢急難于匪他字效張公常書百忍謠同馬氏恒羨五常則芝長坐隅蘭芬庭側由是而清河八院共聞鳴鼓之聲豈止參佐三閭獨有吹埙之樂使阮咸之復起歎季子之未亡而予也友麋鹿于山中釣鱸魚于江上傳茲盛事侈為美談過通德之里門咸高推宅之誼考延陵之譜牒猶存讓國之風亦曰懋哉是為之記

鄧尉山遊記

丙辰仲春上浣四日瑤如發孟公之興禹存具鄧尉之
裝時予偶有微羈二客請為先導凡越再宿始果一行
雖同盧子之愁霖願學駱丞之冒雨乃買蜻蜓之棹同
尋鷗鷺之盟泛橫塘泝木瀆望靈巖寺過善人橋兩岸
空濛尚自黛籠曉霧一篷浙瀝偏宜睡重春江數嘆迷
津空橫野渡迨聞鐘而就泊及入寺而已扁呼山僧再
啟禪扉詢遊蹤已歸別館復循樵嶺特訪漁村燈火無

人絕似承天道上犬聲如豹畧如華子岡頭而亂雪迷
離暗香遙襲則此夜較為勝而前遊之所未經也云抵
王莊時當丙夜倦客穿林而扣戶酒人持燭以下堂把
袂歡呼銜杯謔浪飲惟文字都無石尉之苛坐列典型
并有彥先之後千杯不醉寧知黍別低昂百尺同眠那
問牀分上下昔蘇家兄弟記聽雨於彭城謝氏賓朋偕
賭棋於東墅斯時之樂不更然乎既而溜止茅簷曙開
松牖起呼童子速具晨炊促命輿人先登古剎藉草于

香花橋上吸茗于梵天閣中山則跨晉踰唐碧嶂孤撐
六代寺亦臨湖背壑香巖獨壓萬峯瞰震澤之波光青
搖足下收洞庭之嵐氣翠入眉間此則郁泰玄之所栖
真顧野王之所獨往者矣爾乃冰懸萬榦霜被千林樹
古多苔枝寒未葉香清翠羽長如不月而明色淨珠胎
乃欲與雲俱淡則雖封姨善妬不堪夜莖夷光猶喜徐
姬多情尚可春留和靖急趨舊徑徧選寒叢老幹紛披
亂點帽簷之雪幽芬馥郁全薰衣袖之風由聽松堂至

董公墓墓旁雙栢近可千年如怪獸之相挈鬣趨欲動
若怒龍之並舞鱗鬣盡張方倚石以婆娑遂登樓而眺
覽千香競入疑欄檻而俱芬一白無餘望川原而盡縞
但原阡莫守魯殿空存恐其愴石馬于寒烟不暇問玉
鱗于春雪耳下朝元閣陟馬家山輿行鳴澗之中裾罽
叢篁之內可二里許得千頃陂山有遠情花無匿態如
入衆香之國此為大都謦游多寶之林斯稱奧府而梅
之能事于是畢焉遂返棹于費河暫停橈於光福天方

舒霽客亦固留爰傾北海之樽更下南州之榻春纔見
月何辭飲吸長鯨醉豈無人不覺路驚宿鳥因而達旦
遂及解維二君方回茂苑之舟而余更理梁溪之棹也

沂仙堂記

歲在上章時當仲呂聽翁方暫歸于隋苑茅子適見訪
于蕭樓貰酒為歡醉歌明月分燈共語細數巴山而茅
子忽為莊舄之吟欲返王猷之棹爰詰其故遂吐厥情
乃言先人之廬向託回仙之地收書釀酒沈東老久結

芳鄰却聘耽詩顧徵君猶存舊里當年榔沐僅得數椽
此日弓裘已經七世曾祖南公讓畔東皋帶經南畝坪
可種金不讀朱公之策燭堪焚券非求薛縣之租謂陰
德有似耳鳴惟令器乃能身荷而王父紹公早聞遺訓
益廣前猷獨取圖書每念孝肥而禮瘦靡求田宅何妨
南富而北貧卒也荆斷旋枯豈意棣開偏茂囊傾猶子
婚嫁反類于尚平閣縱家姬曠達還同于處仲斯則偕
登上壽並著懿修者矣迨及先君仰承慈繼心同卧鯉

常懷方進之誠躬訪眠牛欲問景純之術而山川不易
寧知路失金柯風露無情遂歎塵埋玉樹藐茲孤屑甫
及四齡雖未能成食任虎狼之擇臬方欲徙憂生燕雀
之驚乃今則炎炎者已付春冰而昭昭者重收宿霧雖
高槐猶在敢同王祐堂前然修竹難忘尚憶元卿徑內
用是浩然長想愾乎有懷非獨戀此故都實欲繩其祖
武惟先生有以誌也俾後世得而傳焉吳子于是正襟
而起曰大哉言乎夫人事何常盛衰時有天倫所重源

本難忘故海必先河義崇前代堂而勿構責在後人子
之高致邁于倪黃逸韻超于王孟凝之有婦命薄笨以
同乘靖節多兒荷籃輿而自適而猶眷茲遺緒復彼弘
圖使燕子之重來斜陽不恨即漁郎之再至流水非遙
則沂彼仙溪樂于槃澗豈止范喬捧硯王度受書有當
于仁孝之情忠厚之旨哉嗟乎十年殘夢猶憶罨畫之
遊一卷新詩誰問浣花之築為君率爾益我憮然也

桓山堂藏書記

蓋聞負邁俗之志其好尚必有所甚殊具超世之懷其
見聞必有所自廣是以永和擁卷其樂過於百城揚子
持編其榮比乎三事良有以也難其人哉乃吾宅相之
賢是為江夏之俊則燕思黃子殆其人乎黃子孝以誠
生敬由愛發遠猷克紹有叔度之汪洋內行彌修若文
彊之愷悌處繁華之境而志意偏高在紛擾之場而心
神獨曠確乎有得卓爾不羣遂廢產以營編用捐資而
置典得一本之善寶若隋珠遇一卷之奇珍同趙璧求

而不獲皇皇然或至忘食見則必收汲汲焉寧知傾橐
竭其耳目雖難侔乎四庫之多積以歲年已畧備乎五
車之半敢云蘭臺之秘典溢滿其中但覺芸閣之薰爐
芬芳其外而列朝賢士每愛聚書昭代文人常能好古
故鄴侯置架朱白分籤曹氏為倉丹黃充棟放翁礙足
集枝遂以名巢麟士殫心寫竹恒為累篋乃茲抗懷古
昔適意典文極其志于一時娛其情于千載苟非瓊林
瑤樹自出塵埃璞玉渾金都忘美好亦烏能遊神物表

駕學區中也哉爰擬君山實逾猗頓高人原非玩物識者或謂知言矣抑且燕思雅工詩格懷達夫之猛志究子美之微言則共陟斯堂用求其勝不獨羨熊巖之積遐想風前且將聞牛渚之吟頻過月下也

管孝子入粵記

徒步行泥歐陽詹為之作傳鞠躬負土張子壽因以知名況以孱弱之孤蹤歷艱危之遠道卒全遺骸用返故邱此管子方至之不可及也方至為所生嗣勲之後

武侯繼姪本在幼齡德秀乳兒倍加慈愛而勲有懷投
筆王粲於以從軍僅得分羶鄭虔還為獨冷歸猿洞裏
淚徒下於聞猿駕鶴山前魂莫期于返鶴時無范式空
埋戶外之屍家少女嬖誰剪屋頭之紙乃方至聞而嘔
血哭則拊膺遂力疾以長征爰捐軀而獨往茫茫鐵甕
指江水以言愁疊疊香爐望廬山而堆恨雲迷湖影渺
如白馬之津雷吼灘聲險甚黃牛之峽章波木落帶夜
月以揚舲庾嶺花開履嚴冰而策杖載經寒暑始入東

甌屢跋山川言尋西水荒榛何處得之故老之言宿草
誰披似有神人之感一杯黃土蠅不吊而誰來萬里青
山鵲自啼而莫返途窮異國哀動行人遂使太守聞而
脫駭賢侯因之贈襚崎嶇隻影誰云蜀道青天汗漫驚
波漫道蠻溪黑浪身歸舊里隣父訝其重生魂返家阡
故鬼疑為非是而卒使狐邱不恨鶴隴長安妥窀穸以
居廬蔽松楸而負土董生墓下還來澆酒之人原氏阡
旁更築題碑之路蓋惟天知純孝故能陟險而如夷人

墜至誠乃得安生而送死也夫民俗之敝孝道日虧或
惑溺于陰陽或回翔於事勢地非羸博烏頭有不返之
魂事異南陽馬鬣多未封之骨使盡人而如管子者則
遺骸猶戀況當堂上之春暉異地難忘肯棄舍旁之先
冢人總敦乎式穀世共厚于維桑矣用勸其來遂為之
記

鶴客亭記

歲之庚申月為乙酉東萊姜仲子塋其母王太夫人於

吳郡之雙松里既築佳城實當勝地千峯環翠盡繞榛
闢萬壑行青獨開松徑而仲子於其墓側別構小亭爰
乞鴻名題曰鶴客蓋取長沙之事用占天水之祥也夫
湛母流慈名聞荆薦士行定亂功著建旌所以芝晦仙
人顯靈徵于宿草蓬山羽士示異兆以生芻今大母之
賢無慙于湛而仲子之器未遜于陶以斯表之固其宜
也況夫地崇龍耳山竦牛頭銅井玄丘亘於子卯之位
茶山芝嶺峙乎離兌之方明鏡一泓光分笠澤浮觴九

曲勝擬蘭亭既無美以不収亦多奇之畢獻斯則仙蹤
為之遐憩而靈魄予以神遊者矣爾乃樹古羅浮花繁
大庾春山萬疊都為羣王之峯曉雪千林併作衆香之
國時而秋仲慈絜金鷺迨及冬初卯懸丹鵠雖遊人藉
卉爰樂志于春秋而孝子攀條每動懷于霜露則其建
亭之意寧非陟屺之思耶昔處默哀號而縞衣為之助
泣噲參仁孝而玄羽用以酬恩物以感而斯靈事因誠
而多異其又何疑乎吾亭也哉遂為之記

倚山閣聽雨記

予尋幽有癖夢中每到名山躋勝無緣身外惟耽佳境
歲在辛未序值丙申索處豐溪長望古松于巔際漫遊
孤嶼時來春草之池邊而予友于鼎汪君獨念豐南羈
客頻為掃徑每共銜杯一日偶來終朝靜對時為秋也
覺爽氣之初澄或值雨焉喜微陰之暫合聽簷聲之淅
瀝盡入波間見水氣之溟濛惟存隔岸若謝皋羽之憶
國涕隕鹿田如元微之之懷人夢殘猿峽汪子既推窓

而望遠聽翁亦凭檻以遐觀水靜天空都非常境山連
岸轉大有殊觀松被雲遮不見微茫之松火竹經日映
猶聞點滴于竹林楊柳則若離人神傷冷翠芙蓉亦如
倩女影瘦斜紅千畝耰鋤饑婦停蹤于壟上一川蓑笠
農夫低影于田間鴉盡歸林魚還吐沫風吹山帶似淡
還濃點皺波紋方成即散無多蕭寂此中偏覺怡情偶
爾淒清是處翻為得意有會心而不遠魚寫狎以親人
方注目而久之難忘夫得失乃憶少陵舊句用顏康

樂幽居題曰倚山閣更為序之

蔬圃記

家葆承寓跡寰中神遊物外南泠可飲乃栖心于太武江邊東郭堪依遂卜築于梓潼墩畔開元卿之徑徑欲成三營幼輿之丘丘真得一軒庭濟楚頗足適于藥欄松菊幽深乃獨題為蔬圃豈不足於是乃有歎於茲乎蓋傑士不逢每寄情于鋤菜而幽人知命亦渾跡于灌園是皆有託而然要其無心而處余常至其地而門巷

蕭閒登其堂而軒窓爽豁長廊帶月杖曳足而堪行小
閣瞻雲笏支頤而可眺池如靈運草色常入夢中石有
米顛雲影時橫砌下屋無雕繪可生白於自然垣不崇
高時送青於天際信足登高而望遠固已背山而臨流
況復花隨四時藤多千歲先生則稱曰五柳處士則號
以七松巖間而樹集金鷲檻外而卉生玄鹿可以養性
可以娛神枚馬過以論文求羊來而授簡人如鴻漸侵
晨而共品山泉客有許詢竟日而惟談書畫傾焦家之

釀盤觴時吸雲光詠陶令之篇茵席恒鋪花片何必玉
山峯下始為奇麗之觀金谷園中更著繁華之跡哉況
真州據南北之勝而鑿江當水陸之衝豈但傳寫于一
時實可昭垂於千載矣僕頻逢勝賞輒讀鴻篇幸際良
辰快同佳士與蘭亭之讌媿無紫輶堪書聽柳泉之吟
聊用烏絲以記爾

娑羅園記

讀屈子之騷懷故都而久矣作仲宣之賦望吾土而慨

馬沉情繫竹林何能不憶乃身留茗水惟有相思迨今
辛未之秋獲返東南之棹見楊柳而遙知門處穿芙蓉
而始達庭前衣匪香熏有澗芳之暗襲屐因花擁訝小
鳥之爭迎額曰娑羅園蓋王青羊之舊題而汪司馬所
常至也陶淵明之里即號柴桑孔稚珪之家獨稱桐柳
皆此志也信可樂乎聞故老之相傳誇為勝事而羣賢
之遙集尚有餘風三起三留羨班荆之歡讌一觴一咏
因藉卉以盤桓樹植庭中榦分簷上種乃來于梵國質

不類于凡材枝蔭隣家隔巷俱為借綠巢生冬序他山
猶見垂紅再進則為虬山草堂虬山者潛虬山也境以
此鎮神功或取于淵蟠人藉斯名壯志終期于雷奮乃
此堂中閣百武元龍分上下之牀旁列兩軒士衡有東
西之解丹梯可躡紫閣旋登樓曰橫川閣取三十六峰
橫一川之意也櫺開八面面面而烟擁青蓮景備四時
時時而嵐吹碧筍右則摩天靈鷲獻阿育之金輪左則
飲澗長虹偃羅浮之寶渡遙覽于數百里若見秋毫近

眺乎十萬家皆同春雨乃望謝庭之月更陟崇臺復披
楚國之風還聞廣樹斯則仙人所宿好而豪士之奇觀
矣況夫柳覆長堤堪馳玉勒草生斷岸直接瑤峯仰激
清流力開古壁獅蹲象伏披薜荔者數尋鷺往鷗來洗
莓苔之千片可以舟橫桃葉舫載柳枝金管玉簫供奉
于焉而容與綠簑青笠玄真至此而徜徉斯則練水之
名區而新都之勝覽也若夫三珠秀爽劉孝儀之鏤管
同傳八座起居潘安仁之板輿常到則又有梅莊之記

而非同梓澤之觀矣

比竹記

比竹者洪子待臣偕弟任臣讀書之室也可並士衡自足同居解內不殊遵彥雅堪別構園中畫檻葳蕤都裝玳瑁文窓掩映盡種瑯玕堦下成叢有唐宮之密葉林中聚氣見劉氏之連枝競秀猗猗方爭高而未已聯陰鬱鬱遂得偶以成形稍欲摩雲羨上疎而下合枝將拂漢總外直而中虛承清露之交流既左宜而右有搖和

風而共響無後輕而前軒得彼美以同心聲如環珮遇
此君而攜手響並壙麓洪子云其人籟歟吾家凡屢見
矣聽翁曰此地靈也是物豈易生乎夫連理長于東宮
摯虞謂之瑞應合歡生于西內柳子以為殊祥洛如兆
文士之生華草為聖朝而見文章得江山之助草木在
氣機之先苟有見焉無復爽矣況夫竹為華草比屬駢
枝既為龍而為虬理無憂于蟠屈可棲鸞而棲鳳道足
備乎羽儀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當仁弗讓翁也純也皦

也繹也惟德不孤而況儀部銓曹首發軔而偕膺懋爵
憲司經庫繼振軌而并典文衡物現雙徵人方三遇安
見昶顗兩孟獨讓前驅軾轍二蘇難為後起者哉吾友
汪子于鼎每謂二洪待臣則學類康成允稱通德任臣
亦才同叔寶行且知名祖有武而孫繩兄先鳴而弟和
洵有當于竹里之兆而永協乎棣友之禎矣是為之記

壽硯齋記

乃有瑤華別室旁開令裕之堂玉照幽居遙對依雲之

舍丹毫弘啟三徑接而相通朱牖斜開一塵飛而不到
是曰仙人之館可號輸寥此為君子之居宜名清閼鯉
趨庭下昔時曾自聞詩豹隱山中此日還宜蓄彩豈直
歐公而有七尺乃如闕之得三楹是以勝地可處勝
流乃有奇物堪貽奇士於是汪君思白好敦同學既齊
譽于二龍巧受他山乃選奇于八駿爰劉雲骨蒐黃圃
之珍妙製星泓擷蒼巖之秀以德人而兼俊人之品自
堪價重百朋用貞士而收丈士之功良可稱為四友由

是研麋丸而作賦遂以抽鱗角而著書潤色特重乎先生虛中盡収于刺史風髻霧鬣宛如先後以出河月目霜蹄竟似馳驅而走坂或長鳴而昂首或爭齧而垂頭或聲嘶之若應或體奮而還留或回眸而自嚙或鼻足而相蹂或滾塵而似喜或浴浪而仍浮莫不同流赭汗競響瑤珂若遇孫陽長千金于一顧如駉穆滿馭八極于片時可以拂几臨池凭欄染翰沉胡子樞巢學考亭之學以主靜為先行顏子之行有如愚之德動也靜以

為之本銳也鈍以養其鋒此唐子西所以為銘而汪太
史用以稱壽也況乎籤懸甲乙將齊孫氏之樓帙擁癸
辛欲滿李侯之架文軒棐几客每過而問奇清簟疎簾
人頻來而看奕商彝周鼎盡日摩娑玉軸瑤函隨時展
玩元龍之榻坐百尺而猶低司馬之琴撫五絃而盡妙
窓開閃電總屬琉璃屏列虹霓都成翡翠加以圖成張
藻若舞蒼虬遂使壁似長康時來白鶴雕欄數轉繞湘
竹以扶疎碧甃一方列踈英而綽約至于登樓四眺前

臨問政多峯倚檻周觀後有斗山列翠平臨萬戶當半
空烟雨之間環眺千門在一郡樓臺之上大哉觀矣洵
不樂乎然汪君既簪筆以登朝豈胡子終韜光而鍵戶
留此一片石聊為當代紫府之藏行同五色毫足備他
日玉堂之用爾

玉荷小記

李子箕山以玉荷小筆洗見遺其質既精厥工特妙剖
荆山之寶潔似凝霜狀楚澤之華鮮如承露絕無魚戲

不卷香心取伴龍賓猶沾墨瀋見為雅人之玩知非俗
士所珍也乃箕山則謂得自比丘傳于宮禁昔者靈芸
被幸合德承恩朱鳥意前曉妝成而染翰青鸞鏡畔夜
漏下而抽毫則有珊瑚插架艷潑修眉翡翠橫牀花生
素手此時得意定知翠的將成若在多情必且紅衣欲
盡鴛鴦何處寧知蓋得團圓灘潮相將自謂生無瑕類
信此連城之物永宜傾國之人又豈識釵化鸞臺襪留
馬嵬宮車零落戚畹流傳問真本之蘭亭還歸智永寫

孤山之梅萼獨伴華光收藏古錦之囊來置素綈之几

姚大家繡像記

景元寫照惟能神彩攸分中立披圖自謂丹青莫狀至
若三毛在頰僅見裴郎一目傳神惟聞殷仲雖形之筆
墨尚以為難若傳以組紉罕聞其巧茲則澄江之女士
是為潁水之大家本出名門曾聞懿訓桃花醞雪每擅
妍詞柳絮從風常多雅韻靜生鴻廡能偕君子以同心
慧出鸞臺曾向神人而得爪綠窻壓線久號針神金斗

熨香爭傳絲絕乃復因茲好友遂得惠及鄙人俠殊愧
于平原或得絲分五色道不同于彌勒何堪繫以三英
綵縷頻穿如能續命金鍼密度竟忽分形蓋其巧在于
指先指到而皆能成巧是以身生于意外意至而即可
為身且也寫庭際之梅花暗香若動兼之對瓶中之竹
葉微醉將潮稚子攤書如聞授讀老人凭几似欲成吟
遂使丘壑之姿宛覲幼輿于巖畔粉墨之事無煩顧愷
之壁間豈若竇氏之妻獨擅回文之妙趙家之妹偏稱

綴錦之能哉猥以塵容獲勞仙腕敢吝珊瑚之管用酬
琬琰之貽況寒意初深呵凍頻煩翠袖旅情若失消愁
已在青衫感也何如寶之無數矣女士姚姓小字景淑
江上陳孝廉甸臣之內子也時丁卯長至前十日

書

荅友人書

令弟臨茗伏承遠訊美人采葛並厓遐思見仲智而念
伯仁風期如覲因惠連而詢康樂雲誼時殷但境猶共

於三吳情已睽于兩地江橫衣帶茫茫未足言愁山擬
劍鉞歷歷何堪割恨憶昔南冠受謗北寺憂讒先生既
無損於激昂弟子亦共殷于匍匐王咸慕義因救鮑以
舉幡偉節持危為抒陳而命駕然而劍能吐氣時用作
歌酒可消冤頻為就飲幸風雷之見異致天日以為昭
邪正之辯既明榮辱之關立轉夷吾出檻仍拜上卿杜
牧乞麾還分下郡各緣國事已相縻莫遂私情而獲覲
王程千里世態萬端每捧北雪之篇並動南雲之感然

而田文食客屢有盈虛翟尉故人嘗分貴賤所當處以大度付以浮埃正須矜其可憐勿復視為足怪耳悠悠之口竊有所聞蕩蕩之懷諒無不可共處患難之後或無同異之殊惟先生擇而聽焉

迎家梅村先生書

鴻使西來魚函下賁貺之雅供比十賚于華陽寵以名篇得百朋于洛水無之情深鴈序誼篤鵠原獎慰纏綿至于累幅憫其塵勞莫浣靜以山水之音許其志意可

嘉助以風雲之勢遂使珠傾百斛海客望而心驚錦樹
千枝神人游而目眩惠連春草遇康樂而得名供奉仙
根就陽冰而結好僕非其類何足當茲至若浮雪夜之
船能遊剡水命春風之駕為至永嘉亦既有期云何不
遠然而桃開西塞魚羹獨美花時竹茂南漪鶯語偏宜
筍候春深顧渚劉夢得嘗憶採茶月照窪尊顏魯公曾
為命酒凡茲勝概佇待清遊弔古而還訪下菰買醉而
重尋上若愛山明月相見何時震澤春波寧嗟遠道堂

欽定四庫全書

楊東堂全集

卷一

四十一

開六客佇聞嘉客之談石過千人即望真人之氣惠而
好我跂以待君

答宋荔裳臬憲書

庶吏中衰優孟因而起歎遺孤零落劉峻以之絕交先
生篤念舊游附存弱肩誠足挽茲薄俗抗彼前賢若某
與友沂者誼結三生契聯兩世道南推宅慷慨為多江
左銜觴流連既久子禽聞禮頻過孔鯉庭前文舉通家
又出李膺門下朝游東觀同開紫綈之書夜直西清共

卧青綾之被而斜陽吹笛頓異河山異國飄蓬還驚風
雨既遙聞而淚瀉復目見而心傷召厥孤兒字之弱息
荆吳作合寧有羨於乘龍家世清貧遂自忘其牽犬豈
敢仰希千載上比古人直欲再起九原無慚亡友耳乃
遠煩惠問過賜褒嘉觀先生賞善之深識君子處心之
厚聊因鴻便輒佈螢私

上龔大宗伯書

某死罪死罪謹獻書于宗伯相公閣下某自登龍邗水

仰承元禮之知選驥燕臺溫被士衡之譽從此鄴臺飛
蓋屢奉嘉招梁苑清游恒陪勝賞既相期以國士頗自
託于正人遂致十載冰曹歎子雲之執戟一朝水國效
杜牧之乞麾自笑三人獨當卑下曾無千里未足盤旋
而時值紛糾俗成刁獷門開告密獄起同文一二奸渠
緣上書而肆志百千醜類借投匭以宣威巨室屏息以
寒心當途望塵而搖手無以營丁毒虐比戶凋殘刑拷
視為常聞炮烙駭其未有一家受阱姻黨為之啼號匹

婦言逋井里因而驚竄兵緣棍線男女行鬻于昏途棍
藉兵威魍魎橫行于白晝某當受命誓不與俱迨及下
車義無反顧既微行以得其實爰大創以盡其辜職匪
埋輪欲殄九頭之蜮威同破柱寧知百足之蟲除奸而
務得根株去暴而先嚴線索遂使兔驚迷窟鳥喪焚巢
宵人偕遁以求生戎帥相期以勿犯千夫并沮難消口
內之銜一日何容欲快眼中之拔流言用布薄命無援
某之受禍此其一也至于中朝顯宦隣郡要人始則美

環不與已逢怒于嘗龜繼則膺璞空將復興戎於誤鼠
無魯連以排難有馬申以肆讒市虎堪疑何煩薏苡營
蠅可畏頓化荃茅待之者已疎中之者甚巧某之受禍
又其一也洎乎石重難移靈陰莫解初以細人之言激
怒上官旋因密戚之威挾持大吏轉喉觸忌無多馮坦
之謬言強項招尤又乏任延之善事而難驚鹿駭同遭
不測之機雷擊霜飛竟有難全之勢某之受禍于此烈
矣嗟乎半生勞吏無計劃瘡三載巖疆僅成立骨當莅

官之際不免子餒妻寒及解任之餘尚有民悲士泣而
素絲被染終古難湔全璧遭瑕百身莫贖餘生已矣夫
復何言而最可痛者留棠拔薤凡古人循吏之能癡索
毛吹皆此日小臣之罪祇悔信書之誤益憐解事之遲
不有大賢誰能隱曲伏惟閣下誠孚上帝道濟下民身
為四岳之雲言作三時之雨聖人無黨敢仰託于門牆
大道為公願俯詢于道路苟平衡乎功罪可立辨其是
非憫受毀之太深而諒以求全之毀鑒好名之特甚而

雪其已玷之名必能無媿于君師始得自安于天地起
已枯之骨薰以神香召既去之魂餌之仙藥銜花黃雀
恩深于彈射之餘擁樹白鹿感切于放歸之後矣

與內子江夏君書

僕幼值門衰早踈時務見高柔愛賢之志願學終焉聞
於陵辭相之風心希貞爾而粗成卷軸薄有交游遂為
當路之所知聊以專城而見寄五湖秋水並坐彈琴千
畝渭川聊供舉案雖少酬其散珮究自絳干網羅有集

都愁我方尤于咏檜無珠可賣卿不憚于牽羅伏省來
書益增遙念憫其辭之多慙以勗王章戒其性之太剛
而箴文舉誠如卿語何待人言然萋菲無端不必由於
身致而桂薑難改要須出於性成吾自甲午入都以來
見摧轅者不少已酉解官而後復墮甑者相尋戕人者
或致自戕笑我者更為人笑擾其才智豈可萬年極其
彌縫非無三窟而索琴無及據鼎空號或始作鴟張終
成腐鼠或朝同虎視夕伴鮑魚豈盡屬於迂疎亦何煩

于計較耶南山種豆半落為箕東海成桑惟堪擲米世
途匪易人事何常惟須攜手白雲匿形丹嶺效陶公之
偕翟氏播後鋤前比德曜之侶梁生歌予和汝青山十
畝笑辭碌碌之塵紅燭三更醉聽烏鳥之曲也

與徐健菴同年書

邗江艤棹一送鴛鴦真水浮家久踈鴻鴈所念者夢尋
無路逢時輒憶許詢所歎者知己何人舉世誰為劉表
耳茲以袁君士旦來赴長安附一緘以通候望八座而

馳情此君宛水英流散亭夙好論交湖海分尚阻于識
荆仰望雲霄情獨殷于御李惟長者高為品目力與獎
成俾劉勰雕龍遇隱侯而始重太沖附驥得皇甫而斯
傳則士之榮也君實貺之矣

答茆楚畹編修書

廿載相知敢附故人之誼一朝自奮終成國士之期在
道維榮于人何與乃蒙齒及祇益心慙耳某自解組多
年牽船少地桑榆之景諒垂照以無多溝壑之嗟恐勞

生而不免未有貽謀翼子已教失學從兒復荷高懷言
存舊講自合錄之家訓誠可勉彼後圖也袁君卧雪清
標軒霞逸品幸班荆于藉手得折芰而論心敬因獨鹿
之遊特奉雙魚之訊

與雲間太守魯謙菴同寅書

偶返故鄉翻同作客欲歸舊旅復歎無家坐此遷延徒
深懷想乃隆情遠被一寒猶念故人而古道維殷數問
未忘孤子

指趙壻
念昔也

聞而隕涕念之撫膺蓋小壻自舍人

易簣以來迨尚書捐館而後斜陽燕子華屋委之他人
往日蟬魚遺經歸于別姓長兄視如陌路分產豈有薛
包嫡母棄之異鄉舖乳初無李善童子不因人執笑塵
甑以何炊越公空有家風鮮故書之可讀苟非假之鉅
力必致惜其俊才何期我公念及故交迨茲遺胤助隱
之以牽犬既遂其室家之情效楊寶以飼禽又許以羽
毛之助鬼神不遠共鑒斯言天地何時獲聞此舉真可
挽江河于既下薄雲日而重光者矣蓋人事日非視榮

枯而為厚薄交情不古因貴賤以為盛衰公子不朝頻
見諸賓之散將軍既免寧辭醉尉之呵彈鋏無魚其何
求子涸轍銜環有雀已更集于高枝杜子美嘆乞食以
無從陶靖節嗟扣門而已拙輕薄何堪以洗眼炎涼每
至于傷心而況彥升既沒猶憐衣葛之兒叔敖不存尚
念負薪之子也哉用是效長平之步擔仰元禮以登門
出彼泥塗固本由于盛意假之溫煥復何待夫鄙言獨
是弟之況味難堪窮愁益甚浮蹤異地既無分以依劉

息影餘年徒有懷於用趙飛鳥已倦空思舊隴而栖秣
馬將歸當詣崇塔以別爾

代門人錢璽上丁藩臺書

竊聞雀逢楊寶難忘巾笥之恩馬遇孫陽益重鹽車之
感無君子者珠豈肯于暗投有大人焉璞何辭夫仰獻
伏念璽質原魯鈍家更單寒望朱戶以無門且不留夫
四壁知黃金為何物聊自守其一經小人本出于泥塗
孺子久甘于貧賤冒五銖之族姓祇愧無兄有一面之

符章何曾是寶加以顓愚難改迂拙可羞古道孤行恥
置身于駟僮幽窓獨坐惟砥志于聖賢持故紙而長吟
幾忘漂麥執枯毫而自寫或至燃糠蠹老難仙終日惟
甘食字螢乾欲死窮年只解耽書妻子同譏鹽櫛都如
介甫鄉隣咸訝慶弔罕覩仲宣惟期一效于清時豈意
屢摧於薄命致身無策已嘆艱辛取士有程偏逢令甲
名如第五即驃騎而何庸則已再三雖昭華而不敢與
臺推罵刺久減于正平鬼魅譏呵燈已殘于叔夜逢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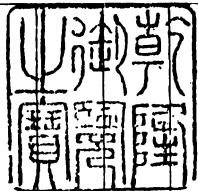
年之同學衆中常自嫌身遇良夜而孤眠暗裏頻堪下
淚揷天仙桂時時常在夢中滿徑寒蓬歲歲如生心上
所恨者有百年之父母飽少于饑可憐者對四座之親
朋懼仍是戚青雲有路嗟予豈不猶人白日無窮笑我
何由得主恐費苦志遂至終焉不遇大賢豈有幸也茲
逢某公虎觀大儒鶴城華胄十年公輔早符腹上生松
一代文章自應掌中抽草北門覆錦楓宸猶嘆奇才南
省司綸槐院恒咨大事軺車被路所至無冤憲節臨郊

由來不怒獄中春樹如常袞之按八州道畔甘棠若召
輿之分二陝清標壁立一身獨砥狂瀾惠澤旁流四國
咸瞻膏雨而尤殫心樸棧廣聖人格外之仁加意李桃
作多士穀中之氣憐才有淚務沾實惠于孤寒種德無
方特以深仁為愛育將見三千泗水盡入門牆何啻八
百崖州同歸鑪冶聖受天獨蹇賦命不猶室未入于雕
蟲宮但同夫磨蝎窮鱗挂網繆當拔十之知逸羽驚弧
竟之疊雙之巧秦裘已敝其何望于下機齊瑟雖工究

頻逢乎按劍於人何怨惟有負於栽培在已多慚敢更
期于剪拂但念既邀天鑒難俟河清倘蘇子瞻之門人
進身無計則李方叔之母氏絕望堪憐是用腆顏更為
翹首伏冀恩施不報潤沾四岳之雲照及無私暖被三
冬之日憫其跼霄之有志而假以羽毛憐伊致遠之無
因而開其道路東華帝子更延將進之年南極真人重
起已枯之骨則酬無疆之德必有白玉四環而感莫報
之慈寧只明珠一寸矣

泊舟蓉湖貽人書

留而無益忍更徘徊去即相思還成踟躕方辭郭外仍
滯湖干風有孟婆似解美人之意月為弄婦難明蕩子
之心共笑苦于含啼長悲形為短夢身如落絮隨風那
辨去來心似縈絲作繭寧知首尾遂使屈平中酒不為
銜觴阮籍沾衣非關失路良以世無知己抱龍領而誰
憐事在關心有蛾眉而不恨我猶若此卿復何如彼名
士之悅傾城事非他日若才人之嫁廝養恥在吾儕矣



林蕙堂全集卷一